

新丝路·语言

总主编
宁琦

博雅

Краткие очерки по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古俄语简编

左少兴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丝路·语言

博雅

Краткие очерки по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古俄语简编

原《俄语古文读本》增订本

左少兴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俄语简编 / 左少兴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新丝路·语言)

ISBN 978-7-301-28892-4

I. ①古… II. ①左… III. ①俄语—古代 IV. ①H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6442 号

- | | |
|-------|--|
| 书 名 | 古俄语简编
GU EYU JIANBIAN |
| 著作责任者 | 左少兴 编著 |
| 责任编辑 | 李 哲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892-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up_russian@163.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
| 印 刷 者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360 千字 |
|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68.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引 言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о сих пор еще нигде не была читана; не был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до сих пор и мысли об ней,^① <как об особенной отрасли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достойн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Наш курс есть первый опыт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Я не имею смелости надеяться достичь в нем полноты и непогрешимости; начиная читать историю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я хочу только бросить первые зерна и не при мне вырастет дерево.”

译文：“迄今为止，任何地方都还没有讲授俄语史这门课程，也可以说，迄今为止甚至还没有人想到（要开设）俄语史这门课程。（俄语史是一种特殊门类的语文学研究，它值得在大学里讲授。）我们现在开讲的这门课程，只是讲授俄语史的第一次尝试。我没有勇气奢望这门课十全十美，毫无瑕疵；但是，我现在开始讲授这门课程，只是想撒下第一批树种，待到它们长成大树时我已不在人世。”

上面的原文取自《И.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Мысли об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читано на акт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8 февраля 1849 года)》，第 93 页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урс 1849—1850 года. Составлял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9.

① “Конец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писан рукою И.И. Срезневского.” “句子末尾是 И.И. 斯列兹涅夫斯基亲手加进去的。”

2 古俄语简编 Краткие очерки по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实际上，上面的一段话是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当年（1849—1850学年度）听课笔记的开始部分。他曾被K.马克思誉为“俄国伟大的学者、文学批评家、作家、政论家、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于1846年与一批青年学子（其中包括Д. И. Писарев,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等）考入圣彼得堡大学，并于1849—1850学年度专修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的俄语史这门课程。

Изм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Срезневский（1812—1880）是著名的语文学家、人类学家，俄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多所大学教授，曾任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系主任、圣彼得堡大学校长等职。

我们在本书中借用上面师生二人当年课堂讲授和课堂笔记中的第一段话作为我们的《古俄语简编》这本书的“引言”，一方面以此纪念开创“俄语史”（或称“古俄语”）这门课程和教学研究的奠基人И.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院士，另一方面表明我们中国俄罗斯学界的学人编著这本书以及未来开设这门课程的一点心愿和做出的初步努力。

编者



光荣属于全体俄罗斯人民！

光荣属于俄罗斯人民的忠实公仆！

光荣属于俄罗斯人民的贵客嘉宾！

让真理之光在俄罗斯大地上比明亮的阳光更明亮！

目 录

导言.....	1
---------	---

上编 语言文字

古俄语概说.....	10
一、俄语历史简述	11
二、古俄语的文字符号	16
三、古俄语语音简况	43
四、古俄语的词形变化（据十一世纪起的文献）	60
（一）古俄语的变格法	61
1. 名词	62
2. 形容词	69
3. 代词	73
4. “数词”	80
（二）古俄语动词的全部形式	85
1. 陈述式	86
2. 命令式	96
3. 假定式（或“条件式”）	97
4. 古俄语的形动词	99
5. 古俄语动词的不变化形式——“目的式”	104
五、古俄语句法要点略述	113
（一）古俄语句子结构中的某些语法现象	113
（二）复合句	122

六、古俄语文献中的古斯拉夫语成分	131
------------------------	-----

下编 古俄语文选

第一类文选——语言（词汇语法）注释篇	144
第一篇 Из «Остромирова евангелия» (Послесловие) (1056—1057 гг.)	146
第二篇 Грамота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Мстислава Володимировича и его сына Всеволода (около 1130 г.)	153
第三篇 Из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ды» по Новгородской Кормчей (1282 г.)	159
第四篇 «Мечь Ольги» (Из «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по 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ому списку 1377 г.)	168
第五篇 Из «Поуч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Мономаха» (Из «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по 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ому списку 1377 г.) ...	181
第六篇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Конец XII века)	189
第七篇 Из «Слова Даниила Заточника» (XII-XIII вв.)	240
第八篇 Из «Повести о разорении Рязани Батыем в 1237 г.»	257
第九篇 Из «Хождения за три моря Афанасия Никитина» (1466—1472 гг.)	275
第十篇 Из «Жития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Житие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е 1672—1673 гг.)	289
第二类文选——双语（古俄语—汉语）对照篇	303
第一篇 Повесть о походе Игоря Святославича на половцев (по Киевской летописи, вошедшей в Ипатьевский список)	304

第二篇	Повесть о разорении Рязани Батыем в 1237 г.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315
第三篇	Проповеди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отца нашего Серапиона	324
第四篇	Ледовое побоище в 1242 г. (Из «Жит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	332
第五篇	Слово о Куликовской битве Софония рязанца (Задонщина) [отрывки]	337
第六篇	Въ Индейской земли (Из «Хождения за три моря Афанасия Никитина») [отрывки]	343
第七篇	Краткое отвещение князя Андрея Курбского на епистолию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Ивана Васильевича	348
第八篇	Ссылка в Сибирь [Из «Жития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го» (1672—1673 гг.)]	352
补充篇——翻译作品		362
一、译自《圣经》		362
二、译自十七世纪俄语译本《伊索寓言》		363
附录		366
一、简写词及其形式 (按字母顺序)		366
二、语法术语略语		369
三、主要参考书目		370
后记		373
增订本 (即《古俄语简编》) 后记		376

导 言

1995年春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在举行的会议上确定了自己的工作方针，其中一项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俄语教学与科研水平，培养跨世纪的俄语界接班人和学术带头人。”这项方针可以作为我们这个“读本”编著的宗旨和任务，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编著这样一本教材的必要性的认识。

要培养跨世纪的俄语教学和研究的接班人和学术带头人，要使我们的年轻人尽快成才，就必须让他们在俄罗斯语文、俄国文化和文化史等方面，使他们在“三个面向”方面有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有更加扎实的学术功底。

我国俄语界的跨世纪青年学人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在俄罗斯语文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在俄罗斯—斯拉夫学等方面，存在着有待我国俄罗斯学界学者和俄语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进一步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并施展才华的广阔领域。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广阔的领域中有不少是我们未曾涉及或未来得及探索的方面和问题。或者严格点说，仍然有一些“空白点”有待填补。

我国学术界前辈周谷城、吴于廑等人曾著文大声疾呼：“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见《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虽然他们指的是属于世界古典文明之列的古埃及学、亚述-巴比伦学、赫梯学等，但他们的“呼吁”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受到国内学术各界的普遍重视。同样，中国的敦煌学、吐鲁番学等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广泛研究，例如国内有以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国外有以С-ПО ИВАН（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为代表的研究机构。

综观世界，国外许多学者对于世界上古往今来的文化精粹的研究可说是硕果累累。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方面，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他们不仅研究不同时间和地域的古代文化、中世纪文化和现代文化，而且研究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仅以“古文字学”为例，我只列举几位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就可见一斑。如德国P. Gommel的《埃及文化的巴比伦起源说》，U. Cardthausen的《希腊古文字学》；英国F. Stefens的《拉丁古文字学》，S. A. Birnbaum的《希伯来文字》，D. Diringer的《字母，人类历史的钥匙》，A. Evans的《米诺斯的宫殿》和《克里特线形文字》；法国M. Renard的《伊特拉斯坎学入门》，M. Cohen的《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等等。俄国和其他斯拉夫国家的学者在这些研究领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С. Я. 卢里耶的《迈锡尼希腊的语言和文化》、Г. М. 利夫希茨的《库姆兰手稿及其历史意义》、Б. М. 格朗德的《伊夫里特语语法概论》和《伊夫里特语-俄语词典》等等。我们可以列出许许多多杰出的学者及其著作。他们不仅研究世界各地的古代文化，而且致力于古代的语言文字的研究，如埃及圣书字（旧称象形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复活节岛的文字等。值得一提的是俄国著名学者Ю. В. 克诺罗佐夫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美洲玛雅文字的解读（他的论著有《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中美洲的古代文献——研究玛雅文字的几个问题》等）。

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化是极富有成果的。

我们仅以俄国学者为例。早在十八世纪初期，郎格（Ланг）根据彼得大帝的谕旨来北京采购中国的实用艺术品等，中期俄国科学院委派科学家叶拉金（Елагин）到中国，接着又有许多学科的科学家人相继来到中国。十九至二十世纪来的就更多了，如施伦克（Шренк）、维列夏金（Верешагин）、拉德任斯基（Ладыженский）等。他们不仅研究中国的物质文明，而且研究中国的精神文明，对中国的文化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例如他们不仅研究现代汉语，也研究古代汉语和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等；他们不仅研究汉民族的文化，而且研究中国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如唐古特学（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е，即西夏学）、藏学、满学等。俄国著名佛学专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1818—1900）在北京十年，研究了汉语、藏语、满语，收集了大量中国手稿；1887年著名汉学家伊万·米纳耶夫（1840—1890）写出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巨著《佛学·研究和资料》（Будиз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我们还可以指出二十世纪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俄国汉学家，如康德拉、鄂山阴、龙果夫等，以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汉学家、西夏学家А. П. 捷连杰耶夫—卡坦斯基的力作《从东方到西方》（«С Востока на Запад»，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左少兴译），书中介绍了中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吐蕃、回鹘等）的文化和文字，同时着重谈到这些东方文化如何“通向西方”。

与之相对照，尽管俄罗斯和其他斯拉夫国家不像世界一些国家如所谓“四大文明古国”那样古老，但它们的历史和文化，它们的语言和文字，它们的社会和民族等，仍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许多国家——主要是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早就开始了俄罗斯学、斯拉夫学的研究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我们仅列举其中几位及其代表性专著：法国的L. Niederle的《Manuel de l'antiquité slave》（第一卷《历史》，第二卷《文明》，巴黎，1926），德国的F. Miklosich编有《Etymolo-

gisches Wörterbuch der slavischen Sprachen》(《斯拉夫语词源词典》，维也纳，1886)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学者还把一些著作译成俄语，如：A. Meillet的《共同斯拉夫语》、A. Vaian的《古斯拉夫语指南》(均译自法语)、N. Van-Veyk的《古斯拉夫语史》(译自德语)等等。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二十世纪上半期，著名法国斯拉夫学家A. Mazon教授对俄国十二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时代性和原创性提出质疑，引起了整个斯拉夫学界的热烈讨论，同时也重重冲击了苏俄学者们的固有看法。但是，这位法国学者的学术勇气和学术视野，值得我们学习。

二

学习和研究现代俄语、俄国文学和俄国历史离不开对俄罗斯古代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这里首先指的是对古代俄语和古代罗斯文学(广义地说，古代罗斯各种体裁的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我国俄语界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和广大青年学者有必要在已有的一些“古代语文知识”和掌握一般人文社科知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使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

恩格斯在谈到语文学和语言教育时，强调通晓古代语言的知识 and 现代语言的知识的同等重要性，他把两者比作“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他在批判杜林的《哲学教程》中关于语文学和语言教育方面的错误观点时写道：“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一个是至少为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一个共同的广阔视野的古代语言知识，一个是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的现代语言知识。相反，他认为应该把本族

语言的语法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族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考察它自身的已经消亡的形式，二不考察同源的各种活的和死的语言，那这种追溯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进行这种考察，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的禁区。杜林先生既然把整个现代的历史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上勾掉，那么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诡辩性和任意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71—67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现代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历史过去，都是由自己古代语言的状态变化和发展而来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同其他民族——此前为部族、部落，或者同族的，或者异族的——语言（或方言）相互影响和作用，但它的语言结构基本上仍保留古代语言的质态。要了解某种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这种语言的形成和逐步发展。具体拿俄语来说，既要了解它本身的已经死亡（或过时）的形式，同时又要（在可能条件下）大致了解与其“同源”——即有共同来源的、所谓“同族”的——活的和死的语言（如古斯拉夫语对现代诸斯拉夫语而言）。缺乏历史的基础，就难以深入研究俄语语法和俄国文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中的某些问题。举例说，如果不知道古俄语曾有过双数这个语法范畴和名词五种变格法体系，那么对现代俄语中某些名词的变格形式就难以解释。以名词час的单数二格为例：два часа́, с первого ча́са, час о́т часу, с ча́су（或ча́са）на час等。

了解古代语言的质态当然要以学习和掌握它的现代语言为基础。除学习和掌握现代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及各种语体外，还必须学习表现古代语言的书面文献。

俄国和某些斯拉夫国家的高校（甚至某些欧美国家高校的斯拉夫语专业），除语文系学生必须学习“古代俄语”及某种斯拉夫语以外，像历史、法律、哲学等系某些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也用一定时间来讲授古代

俄语和它的古文献，甚至连档案学专业、历史地理学专业也如此。这里举两个我们亲自接触的事实为例：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的五卷本《俄国史教程》（《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译本，五卷集，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全部出版）和著名地理学家В. С. 热库林的《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предметы и методы》，韩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用了大量古俄语文献的史料。至于许多尚未触及的诸多领域的历史档案材料（如反映中俄关系、俄蒙关系等的资料）就更加如此。这不仅需要现代语言的知识，而且要借助古代语言的知识来阅读和了解。

目前我国俄语界的中青年学者（我这里主要指有学位的和在校的俄语研究生）虽然有比较扎实的语言功底，但主要是在现代语言方面，虽然他们受过一些古代语文知识的教育，多少了解一些语言国情和俄国历史及文学史，但这些毕竟不能代替对古代语言的学习和研究。恩格斯的“两种杠杆”论应成为我们驰骋在俄罗斯语文学学习和研究的跑道上的两个车轮。

三

古代俄语是现代俄语的“前身”。所谓现代俄语，据俄罗斯学界一种普遍的观点（也是一种广义理解），是指“从普希金到现在”（С Пушкина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的语言。但是学习古代俄语，了解俄罗斯的古代文化，所依据的一种主要手段就是学习古俄语的文献。古代罗斯的书面文献仅从十一世纪开始，但从十二世纪起各类文献逐渐增多，仅十二至十六世纪就有数以千计的各种文献的不同抄本。

在古代罗斯，曾经流传着两种书面文学语言：古俄语的——用罗斯人民活的语言写成的文献（及抄本），和古斯拉夫语的——主要用于宗教书籍和教会祈祷等仪式中的文献（抄本或译本），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参阅下面“古俄语概说”有关部分。前者可概称为世俗性书面文献（包括民间文学、故事、军事小说、史记、人物传记，游记等）；后者可归为宗教性的书面文献。但即使世俗性的作品也程度不同地渗透着某种近于宗教性的“说教”。

从以上所述出发，我们的读本就必须在选材上作如下考虑。

选材的语言性质。即以表现古代罗斯人民的活的语言的书面文献为主，力求语言材料的人民性和代表性，力求从语言材料中看到与现代俄语的渊源关系。

选材的文献性质。作为古代书面文学语言，罗斯人民的语言表现在不同的文体中，除文艺性的以外，还有非文艺性的，如“法典”、日常书札等，有时也不能将两者截然对立，如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的《Поучение》。而《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则属于古代的公文语言。

选材的时间性质。我们把古代俄语的时间不仅仅限于十一至十四世纪，而且“延伸”到十七世纪——即俄罗斯民族及其语言开始形成时期。因为十四至十七世纪期间正是大俄罗斯部族及其语言的发展时期，也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兴起和蓬勃发展时期。因此，从时间跨度为六百多年（十一至十七世纪）的选材中不能不精选，使每个世纪至少有一两篇（文选中不少是十六世纪的抄本）。这不仅反映在历史长河中语言发展的延续性和整体性，而且也可表现出不同时期同一语言在发展中的阶段性和差异性。

在一个篇幅不大的读本中，不能不在选材上力求“少而精”。此外，也不能不考虑当前我国高校俄语专业教学计划的学时和其他主客观的各种因素。除了注意语言的科学性和作品的代表性、时代性以外，还必须注意选材的可读性（这不仅指语言，还主要指题材）。因此，从选材的内容出发，考虑其故事性、情节的完整性，既要注意突出罗斯人民的活的语言，又要与罗斯—俄罗斯文学作品和文学史“挂钩”。例如把俄罗斯人民和俄国文学史引以为豪的史诗性文学著作《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全文收入这个读本，另外又把编年史中关于

“Поход Игоря на половцев”的一篇作品也纳入“文选”之中，这都是出于上述考虑。

为了增加对所选作品的阅读兴趣，我们在很多选篇（不是原来的手稿或抄本）前加入一个插页并对该选篇附一个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简单介绍。

俄国著名学者、俄语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 院士——他也是至今仍在被俄罗斯—斯拉夫学界广泛使用的三卷本巨著《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ловар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893—1903）的编纂人——早在约150年前发表的《Мысли об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见本书“引言”简介）——这是1849年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讲演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中从广度和深度上论述了“俄语的未来”

（“Судьб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不仅如此，他还把对俄语史的教学与对俄国青年学生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联系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可以通过俄语史和俄国古代文化的教学研究来加深学习和研究现代俄语以及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俄国文学，加深了解俄罗斯人民及其历史，了解他们的文化、宗教，了解罗斯—俄罗斯的语言国情，甚至还可以深入认识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意识形态的形成、演变、继承和发展，认识俄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俄罗斯联邦及原苏联各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由来，了解东正教文化在俄国当前形势下的“复兴”等等。所谓“观今鉴古”，在这些方面俄语古文献材料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较好的观察点和与现实比较的立足点。